

INVASION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译林出版社

ROBIN COOK

美国 罗宾·科克 著 陈正发 张明 译

入侵



入侵

INVASION

[美国] 罗宾·科克 著 陈正发 张明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入侵/(美)科克(Cook, R.)著;陈正发,张明译,一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5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Invasion
ISBN 7-80567-897-9

I. 入… II. ①科… ②陈… ③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240 号

Copyright © 1997 by Robin Cook.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62 号

书 名 入 侵
作 者 [美国]罗宾·科克
译 者 陈正发 张明
责任编辑 韩长虹
原文出版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地址:南京中央路 14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97-9/I·545
定 价 13.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张明 陈正发

对中国读者来说,罗宾·科克的名字也许并不陌生。《译林》外国文学双月刊曾先后五次发表过他的作品。他不仅在美国是个享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在中国也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

罗宾·科克196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在哈佛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不久,加入美国海军,很快升至少校军医。作为医学博士兼作家,科克常以医学界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独树一帜,开辟了一个“医疗惊险小说”的崭新领域。他丰富的医学和药学知识是他写作“医疗惊险小说”的依托。作品中,他对医疗活动的细节不遗余力地精心描绘,目的并非在于炫耀自己的博学,而在于更加准确,更加生动地揭示与医学活动有关的种种阴谋,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科克的第一部小说《实习医生之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自1977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昏迷》、《狮身人面像》、《大脑》、《发烧》等几部颇具影响的惊险小说(除《狮身人面像》外,其它均属“医疗惊险小说”),深受读者欢迎,从此蜚声美国畅销小说文坛。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幻觉》(1985)、《居心叵测》(1990)、《致命的治疗》(1995)以及《入侵》(1997)等。

科克作品的一个突出主题是“医疗危机”。他认为:商业利益,正在逐渐地、越来越快地侵蚀医学界。医药公司关心的只是资产

DM72/05

负债表上体现出来的经济利益，这同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作为行医原则的传统背道而驰，预示着医疗行业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将产生危机。因此，他笔下所展示的是一个不择手段追逐金钱、害人害己、践踏人道的美国医疗界，那儿充满了伤天害理、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罪恶勾当。如《昏迷》中，某些身居要职的医学权威故意造成病人昏迷，惨无人道地摘取人体器官，到黑市上谋取暴利。《幻觉》则揭露医药公司以学术研讨为名，利用人脑控制技术，改变医生开处方的习惯，以适应医药公司需要的内幕。《居心叵测》使披着白大褂、蓄意制造医疗事故的歹徒及其幕后人原形毕露，不仅反映了医疗界的堕落，而且暴露了司法界的虚伪。《致命的治疗》又通过一对年轻夫妇在小城一家医院工作的经历，无情地揭露了美国医疗界的种种弊端，抨击了金钱至上，草菅人命的医疗制度，呼吁医疗事业应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然而，罗宾·科克最新出版的《入侵》则一改以往的题材，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科幻故事：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驶入同温层，向地球抛下一些形同飞碟的黑色小圆片。人们一旦触摸这些东西就会被蜇，不久便出现感冒一样的症状，随后即出现变异现象，并有某种异类的意识，最后还会变形，成为面目狰狞、类似爬行动物的异形人。大学生博是第一个发现黑色圆片的人，被蜇后，得了严重的感冒，但很快恢复，变成一个精神焕发、充满自信、神通广大的人——变异人的首领，并建立了新开端研究中心。“感冒”迅速流行，很快蔓延到世界各地，患者复原后都带着一副不变的笑容和一双发光的眼睛，他们迫切要求到研究所工作，其目的是要改善地球环境。医生希拉、博的朋友卡西和皮特以及其他入冒着被传染甚至殃及生命的危险，开始寻找这种神秘感冒的原因，最后终于发现它是由30万年前来到地球上的一种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在某些生物体中潜伏下来，等候合适时机，为外星生物移居地球做准备。这时，研究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通太空通

道,迎接第一批移居地球的外星生物。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拉他们成功地找到了病毒抗体,并设法摧毁了太空通道,把人类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中拯救了出来。

科克在创作题材上从“医疗惊险小说”转向“科幻惊险小说”,虽然其主题仍与医学有关(我们姑且称做“医疗科幻小说”),但显然已把关注点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医疗危机”上升到“人类危机”,将读者的视野从医院内扩大到医院外,使读者从对医院病人的关注发展到对整个人类的忧虑。这一跨度来自作者对现代社会新的认识,特别是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的担忧。科克以科幻小说的手法讲述了一个令人可信的故事,因此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作品中,变异人大谈特谈环境问题,可视为人类正面临危机的一种警告。这里,作者通过变异人之口,反映了目前人类环境严重恶化的问题,暗示它将是毁灭人类的第一杀手。环境恶化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手造成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危机”的导演者是人类本身。在这里,作者把环境保护意识巧妙地融进了自己的作品。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谈到变异人对美国五大湖周围污染最严重的工厂实行及时关闭,同时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污染工厂进行关闭,这实际上道出了作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卡西的话中得到一些启示:“整个人类处境危险……直到现在我才感到整个人类就像一个大家庭,想想我们人与人之间都做了些什么。”这无疑是对人类的所作所为做出的一种反省。作为科幻小说,《入侵》的确是一部知识性和科学性结合得很好的作品。科克运用他那广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虽是虚构却又生动真实的画面,比如书中对医学实验室的描写,就使读者感到犹如身临其境,一次本来枯燥乏味的医学、化学实验,常常被写得鲜活灵动,浅显易懂,使人好像上了一堂深入浅出的实验课。由于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和科学幻想,这就不仅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一般的医学常识,而且可以

从中吸取大量的科学以及社会学信息。比如，小说中描写的利用病毒抑制病毒，即以毒攻毒的方法，便是医疗临床实践中常用的治疗手段；而由于病毒感染而引起的变异，虽犹如天方夜谈，颇具科幻色彩，但仔细想来，也并非虚妄，现代人不知不觉中被异化的现象实很普遍，有肉体上的，也有思想上的，有的为药物所引起，有的因物欲而导致。作者运用科幻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既惊心动魄又发人深思的故事。

罗宾·科克是一位十分注重写作技巧的作家，他的小说最大的特点是重视人物性格的描写，并善于把情节描写与性格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让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相互照应。博原是个勤奋好学、积极上进、有理想、有事业心的好青年，不幸第一个被传染上神秘的感冒后，成为变异人头领。这时，他的性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一步一步发展。作者对这些变化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把一个随和、友善、乐观的青年逐渐变成一个自负、固执、性情暴躁、爱发号施令的外星怪物但仍潜藏着人类情感的过程写得逼真传神。博这一特殊人物的性情变异几乎成为故事展开的纽带，所有情节都依托于此并随着其异化的加深而发展，达到使读者明知无而信其有的地步。另外，作者对卡西、皮特和希拉等性格各异的人物的描写也是有血有肉，各具特色。他们为拯救人类，同时也为自救而坚忍不拔、矢志不渝地奋斗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体现了人类在同强敌斗争的过程中同舟共济、团结一致的合作精神。

科克小说的另一重要特色是浓厚的时空观念，他的小说基本上多是严格按时间顺序叙述。时间观念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如《昏迷》，故事从1976年2月23日上午7时15分开始，到2月26日晚上11时51分结束，从头至尾没有章节，几时几分等于章节的次序。作者把错综复杂的情节和大大小小的人物活动都浓缩在不到四天四夜之中，并巧妙地把自然时间和心理时间的流动融为一体。《入侵》也不例外。小说共分20个章节，每章开始都交代几时几

分,从头到尾算起来不足 11 天,同时在时空上还采用了电影艺术中镜头切换的手法:一面是希拉和皮特他们为寻找“感冒”病因,试图阻止其继续蔓延而不遗余力,赴汤蹈火;一面是变异的博派人捉拿卡西,将其传染,使之处于绝望境地。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这两幅画面交替映现,造成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气氛,使读者既为卡西的命运担忧,又为皮特他们捏一把汗。作者还一改以前惯常采用抒情写景来缓和紧张氛围的手法,代之以诡谲神秘环境的烘托,如荒僻的公路旁废弃的加油站,渺无人迹、苍凉死寂的沙漠等,使人深深感到情势的险恶,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同时,科克也是一位设置悬念的行家。他在作品中经常采用连环设疑的方法,一个悬念刚刚解开,另一个悬念又接踵而至,一环扣一环,迫使读者非一口气看完不可。科克设置悬念的方法多样。《幻觉》中,作为最重要的悬念人物——歹徒和幕后策划者直到最后才露出真面目,让读者大吃一惊。在《居心叵测》里,他又首先抛出罪犯,给读者造成种种错觉,而把更大的悬念放在后面,让你读完小说才恍然大悟——原来罪犯背后还另有他人指使。《入侵》基本采用传统惊险小说盯梢、绑架、追踪、凶杀等表现手法,但更加神秘化,手枪、匕首这类凶器换成了黑色的小圆片,阴森的古堡、恐怖的医院换成了迷宫般的地下实验室,尽量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奇特的恐怖氛围。

在众多的美国畅销小说中,罗宾·科克的作品别开生面,他以得天独厚的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医疗实践为基础,创作了一系列“医疗惊险小说”,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他的小说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而且针砭时弊,揭发内幕,触及到一般惊险小说难以触及的社会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既有可读性,又促人思考,而《入侵》作为科克对“医学科幻小说”的一次尝试,把现实和科幻巧妙地结合起来,描绘出一幅人类濒临绝境的可怕图画,不愧为一部成功的警世之作。

序 幕

清冷、浩茫的星际太空里，虚无缥缈处摇曳着出现一个物质-反物质小点，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闪光。对人的视网膜来说，这景象看起来就像一个体现可见光全部光谱分布的有色光点突然出现在空中并不断扩大。当然，人的视力是有限的，那些 γ 射线啦、 χ 射线啦，甚至红外辐射波与无线电波，肉眼根本就看不见。

在那许多色彩突现的同时，假如有人目击，还能看到几达天文数字的原子黑乎乎地聚成一团，在不停地旋转，其光景，好似一个物体落入清澈的水池拍成录像倒放的场面，而涟漪便是那时空的翘曲。

无数聚在一起的原子仍然差不多是以光速在行进，掠过海王星、天王星、土星与木星膨胀的外气层轨道，飞速进入遥远的太阳系。等到这团东西到达火星轨道的时候，它的旋转与前进的速度已大大减慢下来。

现在可以看出那东西是什么了：原来是一艘星际宇航飞船，它的表面闪闪发光，宛如高度抛光的缟玛瑙。飞船呈圆盘状，惟一显得有点蹩脚的是它的四周边缘上部表面有一连串鼓凸的小包，小包的外廓个个映现出那庞大母体的侧影。除此之外，飞船的外壳没有其它变形而不规则的地方：没有舷窗，没有排气孔，也没有天线，甚至没有接缝。

当飞船进入地球大气外层的时候，它的外部温度突然大大提高。船的尾部出现一条燃烧的尾巴，照亮了夜间的天空，那是大气

层中的原子受热后释放出光子时,发表的声明。

飞船继续放慢它旋转与前进的速度。远远的下方,出现了一座毫无戒备的城市,城里灯火闪烁。按预定程序行进的飞船没管那些灯光,幸好,它最终降落在一个乱石遍地的荒芜之地。尽管这时飞船的速度相对而言已是很慢,它那落地的样子与其说是着陆,不如说是得到控制的坠落,只见那石块、沙子与灰尘像一阵波浪般被掀到空中。当飞船最后稳稳地停住时,它已半埋在地里,掀起的沙石雨也似的撒落在它光亮的圆顶上。

当其表面温度降到摄氏二百度以下后,飞船的边缘出现了一个竖直的裂缝似的口子。那不像是个机械门,倒像是构造飞船的分子齐心协力穿透了飞船的无缝外壳。

汽雾从裂缝里冒出来,说明飞船的内部一如太阳系外的遥远的太空那般寒冷。飞船里成排的计算机忙着在编自动程序。地球大气与土壤的标本一个个被装进来,送去分析。自动化了的程序按照所计划的那样有条不紊地运行,包括把原核生命形式(细菌)从泥土里分离开来。对所有标本,包括标本中所含脱氧核苷酸的分析证实,飞船在指定的目的地着陆。接着,武装程序开始。与此同时,天线伸向了夜间的天空,准备类星体频率发送,宣布“马格纳姆”号顺利到达。

1

晚上 10 点 15 分

“嘿,喂!”坎迪·泰勒轻轻拍着乔纳森·塞勒斯的肩头。此时,乔纳森正忙着吻她的脖子。“地球,要乔纳森,请回答!”坎迪接着说,一面开始用指关节敲打起乔纳森的头。

坎迪和乔纳森两人都年方十七岁，都是安娜·C·斯科特中学的三年级学生。乔纳森最近刚拿到驾驶证，尽管还不准用家里的汽车，却一直能借到蒂姆·阿普尔顿的“大众”车。今晚虽不是周末，但坎迪和乔纳森想办法溜了出来，把车开到能俯瞰全城的高岸上。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所喜爱的“情人空中走廊”，两人来之前都迫切期待着他们在这儿的第一次幽会。为了定好情调——好像他们还需要别的什么帮助似的，收音机被调到火爆金曲四十首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台。

“怎么啦？”乔纳森摸着头顶上的痛处，问道。刚才坎迪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敲他敲得挺重。就他那个年龄来说，乔纳森显得又高又瘦。他的青春期发育一直是往上长的，这倒使他的棒球教练感到很高兴。

“我想叫你看看那流星呢。”坎迪是个体操运动员，身体的发育和乔纳森相比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她的体形一直是让男孩赞叹、女孩嫉妒的对象。她几乎可以同任何一个男孩约会，但她选择了乔纳森，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乔纳森那副逗人喜爱的相貌，二是他在计算机方面的兴趣与才能。计算机正好也是她感兴趣的东西之一。

“流星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乔纳森嘀咕说。他抬头望了一眼天上的星星，但很快又把目光落在坎迪身上。他不能肯定，但他觉得他们来到这里时她的衣服扣子都扣得好好的，这时候却有一颗扣子神秘地松开了。

“那星星一路掠过天空。”坎迪说。她把食指在挡风玻璃上划了一道，强调着，“真让人惊奇！”

在车里昏暗的光线下，乔纳森刚刚能看出坎迪的胸脯在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他发现那比任何星星都更令人惊奇。他正要伏下身子去吻她，突然收音机好像莫名其妙地坏了。

先是音量一下子跳到撕裂耳膜的高度，紧接着是“砰”的一声

巨响与“嘶嘶”的声音，再跟着仪表盘迸发出火花，烟滚滚地冒了出来。

“见鬼！”乔纳森和坎迪异口同声地叫起来，本能地躲开那冒着火花的收音机。两人一起跳下汽车。从车外的安全地方，他们朝车内看去，指望能看到火焰。不料想，火花忽然没有了，一如其出现时那么突然。他们站起身，从车上方隔着车四目相视。

“该死，我怎么跟蒂姆说呢？”乔纳森呻吟道。

“看那天线！”坎迪说。

即使是在黑暗中，乔纳森也能看到那天线的顶端被烧黑了。

坎迪伸手去摸。“唉哟！”她叫道，“好烫。”

两人听到嘈杂的声音，便抬眼看了看四周。其他孩子也从他们的车里跑了出来。一股呛人的烟雾迷漫在空中。所有开着的收音机熔线都烧了，不管它们当时在放快板歌、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至少，所有人都是在这么说。

晚上 10 点 15 分

希拉·米勒大夫住在一栋高层住宅楼里，这样的高层住宅建筑在这个城里为数不多。她喜欢这儿，喜欢这儿的景色、沙漠里吹来的微风，而且这儿离大学医疗中心近。三个好处当中，后一个最是重要。

她今年三十五岁，但她感到好像经历了两种生活。她早在大学期间就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医科大学预科班的同学。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认为医学是他们最大的爱好，他们应该共同分享这个梦想。不幸的是，现实很残酷，毫无浪漫可言，因为各自都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然而，尽管如此，要不是乔治的自私、专断，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许还能维持下去，让人气恼的是，他竟认为自己外科医生的前途比希拉要走的路重要——希拉先是攻内科，然后是急病救治。至于家庭的责任，则完全落在了她的肩上。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导致了这桩婚姻的彻底破裂。乔治未经同她商量，擅自决定接受了纽约的一个两年奖学金。那时她刚接受大学医疗中心急诊部主任的职位，乔治竟要她跟他到纽约去，这让希拉终于看清他们是多么不般配的一对。以前的浪漫早已烟消云散，于是他们心平气和地瓜分了两人共同积攒的信息光盘和过期医学杂志，分道扬镳了。就希拉来说，这次婚姻惟一给她留下来的是对于男人专权所感到的怨恨和苦涩。

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希拉像在大多数的夜晚一样，正忙着读她那一堆没完没了的医学杂志，同时在把电视上一部古典电影节目录到录像带上，打算在周末的时候看。因此，她的房间里很安静，只是偶尔能听到露台上风吹着什么发出的玎玲声。

希拉没有看到坎迪所看见的那颗流星，但就在坎迪和乔纳森为蒂姆车上的收音机炸坏而惊骇的同时，希拉也为她的录像机莫名其妙地遭到同样的灾难而感到了极大的震惊。那片子突然开始冒火花，发出呼呼声，仿佛将要发射升空进入轨道似的。

尽管正专心致志地读着书突然被吓了一大跳，希拉还算沉着，一把拽出了电源线。遗憾的是，这一招并未奏效。直到她把电缆拆掉后，那机器才沉默下来，虽然还在冒烟。她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机壳上部，很热，但肯定不会着火。

希拉暗暗地诅咒着，又回过头去看书。她估摸着想第二天把录像机带到医院去，看看是否有哪个电器技师能把它修好。她想她很忙，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她可没时间费劲把这东西送到当初出售这机子的电器店去。

晚上 10 点 15 分

皮特·亨德森的身子一点一点地慢慢往下移，此时差不多已呈水平状态。他住在校园里，宿舍在三楼，房间里挤进了一只破旧的长沙发，眼下他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面对一台十三英寸的黑

白电视。那电视是他的父母在他上次过生日时给他的，机子的屏幕也许很小，但接收不错，图像非常清晰。

皮特是大学四年级学生，这年就要毕业。他是医科大学预科生，学的专业是化学。尽管他不过是一个成绩中等稍稍偏上的学生，但却因工作努力，尽心尽职而在医学院谋到一个职位。他是选择半工半读的惟一的化学专业学生，从一年级起就一直在这个大学的医疗中心工作，主要是在实验室里。目前，他轮流在各分部工作，编制在急诊部。多年来，皮特已养成一个习惯，不管分在医院的哪个部门工作，他都要让自己发挥作用。

一个大哈欠打得让他两眼都是眼泪，接着神志的逐渐迷糊，正在观看的全美篮球比赛开始慢慢隐去。皮特今年二十一岁，长得粗壮结实，肌肉发达。他在中学时曾是一个足球明星，但在大学里却没能进入学校的球队。他很失望，但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把精力集中在将来要当一名医生的目标上，使得这一挫折变成了一次积极的生活经历。

正当皮特的眼皮刚合上的时候，他那心爱的电视机显像管爆炸了，玻璃碎片撒了他一身。这爆炸，与坎迪和乔纳森的收音机以及希拉的录像机突然出毛病发生在同一个时刻。

有那么一刻，皮特没有动。他给惊呆了，弄糊涂了，不知道把他惊醒的这一变乱究竟是发生在外部还是在他本身，他有时在睡着之前身子会猛地抽搐一下。他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推，发现自己正盯着一只烧坏了的阴极射线管，这时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做梦。

“见鬼！”他爬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将玻璃碎片从大腿上拂掉。过道里，他听到许多门在发出吱呀声。

他走出房间，跨进过道，朝走廊的两头看了看。走廊里已站了不少学生，男男女女，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一个个脸上挂着迷惘的神情正面面相觑。

“我的计算机刚才保险丝烧了，”约翰·巴克利说，“我正在网上

工作呢。”约翰就住在皮特的隔壁。

“我那该死的电视炸了。”另一位学生说。

“我的博斯塔牌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差不多着火了，”又一个学生说，“见鬼，怎么回事？是不是什么个恶作剧？”

皮特关上门，望了眼他心爱的电视机残骸，一阵伤心。什么人在恶作剧？他想。要是逮住那个肇事的家伙，他非揍得他屁滚尿流……

2

早晨 7 点 30 分

博·斯塔克驾着他那辆性能良好的丰田 4 型黑色轿车驶下主大街，开进“科斯塔二十四小时服务餐馆”停车场时，右后车轮碰到路边的镶边石，车子蹦了起来。卡西·温思罗普正坐在车前部的乘客座位上，头在侧面的车窗上撞了一下。她人倒没伤着，但这一颠却是意料不到的。幸好，她系着安全带。

“天哪！”卡西叫道，“你到底在哪儿学开车的？”

“很可笑，”博不好意思地说，“我拐弯太快了点。没事吧？”

“你要是想心思，应该让我来开嘛。”卡西说。

砾石铺成的停车场上挤满了车，博一路开过，最后在餐馆前面的一个小空隙里停了下来。“你怎么知道我想心思？”他问。他关上制动器，熄灭了引擎。

“当你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便开始学会解读各种迹象，”卡西解开安全带从车上下来说，“尤其是一个和你订了婚的人。”

博也从车里走出来，可是，当他的脚同地面接触的时候，那脚

踩在一块石子上，滑了一下。他一把抓住敞开的车门，以免摔倒。

“我说的一点不错，”卡西又逮着博精神不集中，动作暂时失去协调的症状，说，“早饭后，我来开车。”

“我能开好，”博气恼地“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又用遥控器把车锁好。他在车尾赶上卡西，两人一起向餐馆门口走去。

“当然，就像你也能刮好胡子一样。”卡西说。

博那天早晨刮胡子割了好多口子，脸上贴了不少薄绉纸。

“倒咖啡也是。”卡西又加上一句。早些时，博把咖啡壶掉在地上，又打碎了一只杯子。

“好啦，也许我有点在想心思。”博不情愿地承认道。

博和卡西最近八个月一直生活在一起。两人都二十一岁，四年级学生，像皮特一样。他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认识，但从没有约会过，各自都肯定对方和某个别的人关系不一般。他俩有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皮特，当皮特最后不经意地把他们带到一起的时候（那时皮特一直在不定期地和卡西约会），两人一拍即合，好像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打算是这样似的。

许多人认为他们两人很相像，差不多可以做兄妹。两人都长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完美无瑕的橄榄色皮肤，眼睛是蓝色的，晶莹清澈得叫人吃惊。两人都喜欢运动并经常一起锻炼。有人开玩笑说他们简直就是玩具娃娃肯和巴比的翻版，只是头发与肤色要稍黑一些。

“你真的认为奈特公司的人会给你回话吗？”当博给她推开门的时候，卡西问，“我是说，西弗可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软件公司。我想你会碰钉子落个大没趣的。”

“他们会来电话的，没问题，”博一面跟着卡西走进餐馆，一面自信地说，“看到我给他们寄去的那份简历，他们随时都会打电话来。”他撩了下外衣，亮了亮塞在里边口袋里的手机。

博那天早晨穿着时髦、漂亮。这不是偶然。他注重每天都穿

得整齐潇洒。他的看法是,看上去成功会带来成功。幸好,他的父母都是搞专业的,有能力,也愿意满足他的这一喜好。他也争气,努力工作,学习勤奋,成绩特别优秀。他缺少自信。

“嘿,伙计们!”皮特从前面窗子下边的小隔间里朝他们喊道。“到这儿来!”

卡西挥挥手,从人群里挤过去。科斯塔餐馆是大学生们所喜欢的用餐去处,特别是早餐,大伙儿亲切地叫它“油勺子”。卡西在皮特对面的座位上落了座,博坐到她旁边。

“你们昨晚电视或者收音机有没有出毛病?”大家招呼后,皮特情绪激动地问,“10点15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开着什么?”

卡西做出一个夸张的鄙视表情。

“我们不像别的人,”博假装傲慢地说,“我们平时晚上要学习。”

皮特毫不客气地把一块揉成团的餐巾纸砸在博的额头上。他一直在边等待博和卡西的到来边紧张地揉弄那张纸。

“赏给你们这些书呆子。你们这些家伙对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告诉你们,昨晚10点15分,全市大批收音机和电视机报废,”皮特说,“我的也包括在内。有人认为是物理系的一些家伙弄的恶作剧,跟你们说,我气得七窍生烟。”

“要是全国范围内发生这样的事就好了,”博说,“一个星期没电视,国民的平均智商大概会增高。”

“都要桔子汁吗?”女招待马乔里出现在餐桌边问道。未待任何人回答,她已开始倒了起来。这已成了每天早晨的惯例。接着,马乔里问过单,向柜台那边的两位快餐师高声喊了他们需要什么。

就在大家正享用自己的桔子汁时,博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急忙去接,匆忙中打翻了他那只果汁杯。皮特本能地做出了反应,才避免被泼上满腿的桔子汁。

卡西一边从餐巾纸筒里抽出五六张餐巾纸吸干那泼在桌子上